# 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八十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六十三

陳升之字陽叔建州建陽人也舉進士為校書郎知南安縣徙知漢陽軍為監察御史張堯佐以後宮親為三司使升之言其不可堯佐遂改為宣徽使景靈宮使升之復言其不可且曰已成之命雖不可以臣故追奪自今願以天實為鑒防杜開隙升之亦言事然持論不堅

也改侍御史知雜事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
瀛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召知諫院宰相文彦
博屢乞罷政升之等恐樞密使賈昌朝復相乃疏其交
通女謁之罪昌朝由此亦罷四年遷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改右諫議大夫拜樞密副使臺諫官唐介吕誨趙
抃王陶言升之交結宦者以圖柄任升之遂家居求罷
仁宗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仁宗乃兩罷之升
之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為陜西

安撫使復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丐便郡除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知越州徙大名府遂拜知樞密院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熙寧二年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為人深沉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賛助之以故先安石為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僉書臣待罪宰相無所不

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今之有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無官以六卿為官周公以三公為冡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冡宰而已冡宰掌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冡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

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請用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升之時為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天下謂升之為筌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臥都亭驛不敢歸升之曰致餼授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懸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請老以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

謚曰成肅初升之母竇娠至季秋為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為名云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也徙家開封父凖為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珪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舉進士庭試第二為大理評事通判揚州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其文典麗有西漢風嘉祐初為翰林學士初詔以三聖並

配於郊溫成皇后立廟城南牲幣祼獻登歌設樂同太廟珪曰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僭乎享親於是郊以太祖專配而改溫成廟為相近世享郊廟堂上升歌有節鼓而無柷敔珪言柷敔所以著樂之終始八音豈容有闕願詔有司考古增定之是歲明堂始置柷敔㸃節鼓而用搏拊以備八音仁宗以英宗為皇子珪當草詔明日請對崇政殿曰天下望立皇子久矣果出自陛下意乎仁宗曰朕意

決矣珪再拜賀曰陛下誠能為宗廟社稷計天下之福也於是退而草詔英宗即位詔珪撰仁宗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稱天以誄之欲稽舊典先請於郊遂為定制仁宗既祔廟珪以嚴父配天之義請以仁宗專配明堂明年小祥禮官言當以十月祫祭太廟而未終三年之制宜行時饗既禫請行禘祭珪曰神主祔廟已嘗告祭奈何禫畢復行饋食乎詔議濮安懿王典禮珪與禮官合奏宜依先朝封贈期尊稱皇伯濮安

懿王三夫人當封大國執政不以為然其後三夫人卒如珪議除端明殿學士遷翰林學士承旨熙寧元年當郊祀神宗疑亮闇珪曰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行事不敢以卑廢尊真宗居明德皇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請如故事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事神者皆不可廢從之三年除參知政事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元豐二年以階易官珪時為禮部侍郎當為正議

大夫遂越拜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監修國史珪嘗薦張璪不用珪曰臣為宰相三
薦璪矣而不見用是臣失職也請罷神宗喜曰宰相當
如是神宗欲以内侍李憲主兵珪奏非祖宗故事陛下
獨不鑒漢唐之亂乎五年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蔡確為右僕射初神宗既新官制先謂執政曰官制
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
時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

復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自是西師深入靈武之役死者十餘萬蓋自西邊用兵神宗常持淺攻之議雖一勝一負猶不至大有殺傷至於西邊將帥習知兵事亦無肯言深入者非珪確不歷外任不習邊事無敢開此議者神宗不豫珪奏乞立皇太子請皇太后權同聽政俟聖體康復依舊神宗首肯之皇太子既立未幾神宗升遐哲宗即位拜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薨于位贈太師謚曰文恭紹聖四年章惇奏神宗

寢疾之際中丞黃履吉大臣奏請建儲珪嘗語李清臣他家事外廷不當與邢恕又誘高遵裕之子士京上書言珪當元豐末命嘗招其兄士充詢遵裕以建儲意遵裕怒叱其子勿再往及議建儲珪初無語蔡確與章惇共詰之珪乃曰上自有子何議之有用此為珪罪遂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其子仲脩訴其父冤乃盡復故官贈謚及蔡京用事以珪為臣不忠入黨籍後以受八寶赦出籍云珪有文百卷號華陽集

臣稱曰王珪為相隨時俯仰與蔡確比以沮司馬光而興西師之役此可罪也珪既死而為章惇所陷誣以為臣不忠追貶散秩則非其罪矣其後惇於簾前有異議亦以為臣不忠貶夫吉凶之於人猶影響也可不戒哉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也為人有智數少舉進士為邠州司理參軍移繁昌令改著作佐郎知閿鄉縣韓維知開封府奏為巡官後尹責確庭參確謂藩鎮辟除掾屬乃有此禮今輦轂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尹不

能屈神宗閣而嘉之它日臺官闕執政奏乞除官神宗曰祗用不肯階墀見開封尹者遂除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費用無藝郭逵奏韶盗貸官錢詔杜純推治純奏以實宰相王安石怒再遣確鞫于秦州確希意逵純皆坐譴安石喜遷直集賢院除御史知雜事詔定奪渭州運河及黄河濬川杷利害確主范子淵而抑熊本罷知制誥確遂代本知制誥知諫院三司使沈括以論免役事詣吳充確言括為近臣見朝廷法令有所未

便不公言之而陰以異論干執政意王安石罷相大臣
於法令有所更易故為朋附之資耳括坐是出知宣州
又劾宣徽使郭逵經制安南逗撓不即平賊天章閣待
制趙卨失措置芻糧觀文殿學士王韶知洪州謝表妄
為自潔之辭歸過于上又論陳繹汙醜朋附不宜居侍
從於是逵以左衛將軍安置卨降職韶落職知鄂州繹
罷知制誥確益以彈擊為己任初相州有盜刦殺人州
處以死大理寺以相州斷是刑部用新法引案問減等

方爭論不決會皇城司奏獄事枉法者以御史中丞鄧
潤甫監察御史上官均治其獄有旨遣確請臺參治潤
甫均欲辨理于上前確獨鍛鍊其事潤甫均奏確掠訊
過差人悉誣服確即劾二人黨有罪請併逐之文任殘
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者輒苦辱之神宗
遣諫官黃履中使李舜舉審覆囚不知爲詔使無敢一
辭異於是皆抵罪而潤甫均俱出確遂代潤甫爲御史
中丞兼直學士院大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

獄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孫諤葉唐懿補內舍生諤唐懿坐貶絳罷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遂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搢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神宗嘗對確稱邢恕謂其久在館中當遷確不可神宗不顧確有機巧退即遷恕著作郎自是恕為確黨矣神宗不豫繼而小康將

御殿而疾再作確令恕要皇太后姪公繪公紀至東府令往見恕恕曰家有桃著白華可愈人主疾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公繪等驚曰白華安在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曰君欲禍吾家徑去恕又往問確曰上疾再作而外庭不知禁中必有變有大臣為之表裏者公為宰相不知一上起居狀一日片紙以某人為嗣公未知死所公自度有功德在朝廷乎天下士大夫

素歸心乎確悚然曰且奈何恕徐曰上不豫公能辦建
儲一事則如泰山之安矣但今日建儲不比異時當為
備確曰如何恕曰宜用知開封府蔡京領儈子令待變
於外公但作問疾以入若大臣有異議者呼京領儈子
斬之衹可使章惇知韓縝已下不可使知也確媿謝謂
恕曰君見子厚諆之惇時為門下侍郎恕見惇如對確
言確遂約左相王珪及知樞密院韓縝與惇等同入問
疾至政事堂確惇議紛然珪徐曰上自有子確惇不能

起事入對福寧殿珪奏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請皇
太后權同聽政神宗許之太后於簾下泣曰相公等能
如此甚佳撫哲宗曰兒孝順自皇帝服藥不離左右親
書佛經願皇帝早安珪等出逢二王于殿門外惇厲聲
曰上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矣二王曰天下幸甚確惇
既出禁中無他事蔡京乃放散儈子神宗崩哲宗即位
遷通議大夫王珪薨代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為山陵
使以祔廟遷正議大夫為言者攻其惡確不自安乃求

避位除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弟碩為軍器少監坐贓抵罪確坐故縱奪職知安州徙鄧州復觀文殿學士時知漢陽軍吳處厚奏確在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訕太皇太后詔確具析確奏曰臣在安州州有湞溪舊有郝處俊釣臺因歎其忠直見之詩句臣僚謂臣譏訕君親此最為深切處俊唐之直臣而上元中高宗令其子周王等分朋角勝為樂及欲傳位於武后皆為處俊論議所回故臣詩因歎其有敢言之直氣今臣僚以臣

為譏訕其誣罔可見伏惟太皇太后以帝之祖母垂簾聽政而輒無故引唐高宗欲遜位與皇后之事上瀆聖聽以此論之孰為大不恭孰為非所宜言也遂責光祿卿分司南司臺諫傅堯俞朱光庭梁燾范祖禹劉安世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忍聞按確與章惇黄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為死黨確惇執政倡之於内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自謂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以桀驁很愎無所畏憚若不早辨

白解天下之疑恐歲月浸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於是宣仁后謂輔臣曰皇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乃分當然昨神宗服藥既久曾因宰執入對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示是時衆中唯首相王珪奏延安郡王為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冊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卒于貶所年五十七明年章惇為相追復確觀文殿學士黄履復為中丞與言官來之邵張商英劉拯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數乃贈太師

謚曰忠懷又追封成衛二國公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遂以確配享哲宗廟廷御書元豐受遺定策殊勲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其後京收用其子渭論其父定策之功未幾渭更名懋宣和中拜同知樞密院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靖康二年天子即位之二日有旨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擴實刋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武泰軍節度副使懋單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

臣稱曰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由禹以來莫不然也
不幸當世主末命之際大臣有受遺輔政亦理之所必
然者而小人當此遂謂有定策之功可乎烏虖神宗之
與子宣仁之立孫庸有異議而確敢貪天之功乎敢以
臣而誣君乎迹其姦凶謂當播其惡以正典刑而乃因
詩罪之竄死嶺嶠以啟後日之禍誣累宣仁者幾三十
年馴致大亂而後已抑國家之不幸也

東都事略卷八十

東都事略卷八十一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六十四

邵亢字興宗潤州丹陽人也舉茂才異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召為國子監直講改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崩議築園陵禁京師樂一月大臣主其事禮官莫敢言亢上疏論其不可為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契丹遣使來至德清軍仁宗崩有欲卻之者有欲俟

其至國門而諭使去者議未決亢請令奉國書樞前使得見上以安遠人議者是之神宗為潁王遴選府僚以亢為翊善加直史館英宗召對羣玉殿謂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亢言皇子受室顧於昏禮不可廢公主下嫁不可敘舅姑之尊英宗深納之神宗在藩邸一日自禁中還英宗語曰朕以翊善端直朴厚已輟為諫官矣遂知制誥知諫院神宗為皇太子以亢兼右庶子神宗即位遷龍圖閣直學士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

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由陶所致也神宗命陶為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亢疏曰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執政之咎也奎不自咎而以咎人其言豈不悖哉今陛下新即大位命出輒廢何以令天下乎奎由是待罪為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西人犯邊朝廷欲命大臣討之亢曰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宜諭以邊臣生事因撫其人若不從命然後出兵益有名矣

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朕承五聖大器日懼不克永爲
受寄之重故前者咨詢羣公欲求良畫且休此役又内
有所愧懼者卿奏困賊之計甚爲得策已悉如卿奏未
幾其國主諒祚死西人請和或欲承此更取塞門之地
亢曰幸人之喪非計也請以綏州易之議既定會陳升
之至闕請城綏州韓琦亦不欲廢綏州事遂格亢爲人
樂易不忤物有長者之譽然在樞府充位而已於是諫
官孫覺論亢以爲不才亢引疾辭位以資政殿學士給

事中知越州徙知鄂鄆亳三州遷吏部侍郎以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安簡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也父式爲左侍禁以終京幼儁邁不羣式常取其所讀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京舉進士自鄉選至廷對俱爲名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召試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張貴妃崩追䇿爲皇后時禮官吳充以中宫在執不可出知高郵

軍京論充言是不當遂亦罷黜不半歲復為記注召試知制誥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易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徙江寧府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琦為相京數月不一見琦謂其傲以語富弼弼使往見之京謂琦曰公為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出安撫陜西遷羣牧使久之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太原府夏國主秉常遣使來又以兵犯塞神宗問京方略多見聽用復召為學士知開封府改御史中丞

京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至謂京燭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神宗曰京作中丞恐失職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爾非能啓迪陛下聰明也神宗曰朕欲以京為樞密副使卿意何如安石曰陛下用之何不可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神宗又欲用吳充參知政事安石以親嫌為言乃以京參知政事充充樞密副使京與安石共政數與爭辨于上又薦劉攽蘇軾為外制神宗不應神宗嘗問周世宗

何如京曰世宗威勝於德故享國不永安石曰世宗之
殂遠邇哀慕非無德也安石率以強辨勝同列類此王
韶言秦州荒土幾萬頃可募人耕以資邊費事下帥司
按示李師中等以為見有地一頃餘數十畝爾京與文
彥博論韶欺罔生事及遣韓縝往示縝乃望以言得渭
傍荒田四千餘頃議者謂縝取弓箭手地以為荒田數
云時議令祖周官兵乘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以為不可
會選人鄭俠上書直言政事闕失因薦京之賢言事者

以為交通罷知亳州徙河南府遷資政殿學士知渭州
茂州夷人叛徙知成都府夷人冦雞棕關京出兵夷人
懼請降議者欲蕩其巢穴京禁侵掠恤傷殘給稼器餉
粮使歸夷人出犬豕盟願世為漢藩召知樞密院易通
議大夫樞密使京以疾未至神宗夢京造朝甚慰乃賜
京詔有渴示儀形不忘夢寐之語及病愈造朝神宗首
以所夢語之三司火神宗御右掖門示之顧近璫曰急
走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之兵救之京奏曰故事發兵

須得樞密院宣旨内臣傳宣發兵不可啟神宗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璫而出時論以京為是頃之以觀文殿學士光禄大夫知河陽改成德軍復知河陽哲宗即位進銀青光禄大夫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改鎮彰德告老遂以觀文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兼侍讀復告老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登第時張堯佐恃外戚欲妻以女使吏擁入其家頃之中人以酒肴至且示以奩具甚厚京不

肯就力辭之其後京擢用嘗薦种諤种誼有將帥才兩人者咸能以功庸自見鄂倅南宮成故與京善京執政而成已亡矣遂以郊恩官其子又嘗過外氏之親朱适詢其婢乃同年進士妻也京惻然請而嫁之其篤於故舊者如此所著文集奏議三十卷

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也舉進士擢高等殿試被黜復舉進士中第為著作佐郎知靖海縣江淮制置使建言私販鹽至二十斤以上坐徒絳曰海傍之民恃鹽以

生非羣販者止笞而縱之累擢江西轉運判官又為轉運使儂智高反嶺南而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以絳直集賢院為廣東轉運使建瀕江水砦數十以待逋寇繕治十五城樓堞器械皆備軍食有餘以功遷工部郎中歷兩浙河北轉運使召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累遷工部侍郎為河北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熙寧五年中書奏請議僖祖神主祧遷下兩制詳議絳等言自古受命之主

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為始祖者以其承契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為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復以契稷為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為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謂祖有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鯀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僖祖之上世數既不可復而知然則以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以謂僖祖不當

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況欲毁其廟遷其主而不祔於子孫之室此豈所以稱祖宗尊祖之意哉謂宜以僖祖為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言昔先王既有天下迹基業之所由起奉以為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孝養仁聖睿智神武兵不血刃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於太祖高祖也然仰迹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不知其

所以始若以所事稷契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所未安也天章閣待制孫固言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而光武之興不敢尊舂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據南面之尊享四海九州之奉者皆太祖之授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為始祖而為僖祖立廟如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乞特為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

皆藏之僖祖之室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為別廟蘇祝請以僖祖祔景靈宮神宗以固議問王安石安石曰為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禖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為嚳廟而立姜嫄者何也神宗以安石論姜嫄之言為然於是詔依絳等議奉僖祖神主為太廟始祖絳立朝無特操在翰林諂事王安石然甚工於文辭名流皆推許之拜三司使三司火落侍讀學士未幾復職

為羣牧使拜叅知政事會太學生虞蕃上書訟博士受賕不法逮繫諸生時絳子耆寧校書崇文館詞連耆寧御史臺捕耆寧下吏絳上疏願納職祿乞許耆寧即訊于外許之絳坐黜知亳州改頴州明年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宫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師謚曰章簡有文集四十卷讞獄集十三卷

臣稱曰宗廟之議大矣議宗廟之事者必謹於禮宋興創業垂統實自太祖而始祖之奉乃捨本統之所因而

推追尊之所自是豈合於禮哉元絳之言美則美矣而未盡善也至今太祖東向之位猶未正云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也舉進士稍遷祕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深知之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神宗為潁王以固侍講王府東宫建為太子侍讀神宗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與議始祖固議上見元絳傳韓琦歎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遷右諫議

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初神宗問固曰王安石朕欲以為相可乎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然宰相自有度而安石為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久之出知真定府熈寧末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元年擢拜同知樞密院事諜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遽欲西討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苦神宗意堅甚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神宗笑曰此真

酈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議直度河者固曰然則孰為陛
下任之者神宗曰吾以屬李憲固曰西伐大事也豈可
使宦者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
宗不悅他日固又言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功
成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
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其後師果無功神宗始
悔不用固言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
輒不赴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

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言雖不用君子與之易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遂知院事引疾去位除觀文殿學士知河陽提舉崇福宫遷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鄭州元祐二年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宫遂拜門下侍郎進右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五年卒于位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温靖元符二年追所贈官列元祐黨籍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宫僚特出籍

東都事略卷八十一

東都事略卷八十二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六十五

蔡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也其兄抗字子直登進士甲科補太平州推官平江軍節度掌書記潁川郡王伴讀英宗在藩邸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抗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為祕閣校理知蘇州徙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英宗即位召對

語抗曰卿朕故人勿以常禮自疎也以爲工部郎中兼
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議追崇濮安懿王抗引禮爲人
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英宗亦泣會京師
大水抗推原咎證在濮園議執政以抗在言路不便之
召試知制誥罷諫職進龍圖閣直學士出知定州英宗
曰第行且召卿矣頴王立爲皇太子除抗詹事未至英
宗崩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後靈駕發引抗因大慟哭
遂得疾日中而卒年六十挺亦舉進士爲慶州推官富

弼使契丹奏以挺從行弼以所議誓書有所更易遣挺自雄州馳駟詣中書白執政仁宗欲知敵中事亟召挺挺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通判涇州徙鄜州挺知弼仲淹與吕夷簡不同道乃持其機事泄於夷簡遂為開封府推官提點京畿刑獄至和中河決商胡挺坐與李仲昌建議塞北流以入于六塔而河決追一秩停所居官嘉祐中起知南安軍擢江西提點刑獄時鹽賊為江西福建八州之患挺告諭所

部私藏器甲者與其首納原其罪所得兵械以萬計於
是盜販者衰歳增賣鹽四十餘萬治平初召為陜西轉
運副使上書論禦戎攻守大計遂除直龍圖閣知慶州
三年諒祚寇大順城衷銀甲氊帽以督戰挺先選強弩
八百列于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遁去挺按視
馬練平左通鄜延右固華池地形便可城即遣將護築
城成分屬羌三千守之賜名荔原堡神宗即位除天章
閣待制徙渭州挺建勤武堂輪諸將每五日一教閱五

伍為隊五隊為陳陳横列三鼓而出之並三發箭復位又鼓之逐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為擊刺狀十步而復以上凡復位皆聞金即退騎兵亦五伍為列四鼓而出之射戰盤馬先教前一日將官點閲全備乃赴教再閲之隊中人馬皆強弱相兼強者立姓名為奇兵隱於隊中遇用奇則别為隊出戰涇原路内外凡七將又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將皆馬步軍各十陳分左右各第一至五日閲一陳此其大槩也神宗甚善其法時土兵

有闕詔募三千人挺奏以義勇點刺累年雖訓肄以時而未施於征防可以按府兵遺法俾之分番更戍無補所闕土兵詔問挺措置遠近分番之法挺即條上以涇渭儀原四州義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九月罷防春以正月十五日上三月罷周而復始比之募土兵省費多矣從之挺又撿括並邊生地漢蕃冒耕田四千八百項募佃以充邊儲邊人冒市蕃部田挺開自首免罪法復得地八千頃刺弓箭手三千養馬

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砦舊壕外有曹英新壕兩壕之間土膏腴東西四十里南有土山挺因險築砦乘高四望護壕内地及覘賊往來築十八日畢開地二千頃募弓箭手三千人耕守之賜名熙寧砦熙寧初賊兵數萬集於欲䖍河挺度其必入冦勒諸將分守衝要七日而賊至奇兵出賊不意遂驚潰遣四將分路追討破落勒緩等七族遷右諫議大夫賊數萬冦華池大順荔原諸砦挺正遣總管張玉統諸将兵合萬人策應虜解

圍去慶州軍亂關中大擾挺遣張玉將兵招捕至邠遇
賊盡殺之神宗曰慶州兵叛不至猖獗涇原之力也還
龍圖閣直學士五年召拜樞密副使神宗問挺涇原訓
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以為諸路牙校法北朝議
雲中地界久不決挺請盡召還河北緣邊戍兵示以無
事兼可積蓄邊儲因奏乞置三十七將將有正副及鐵
縣及諸道兵分肄皆給虎符以河北路次第為額又以
河北兵數教習不如法緩急不足用奏乞於陜西選兵

官訓練京城門鑰不嚴緩急無以防姦請置銅符以嚴防禁從之七年以疾罷為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挺為人有智計多詭譎自以有勞久留邊作為歌詞有應念玉關人老之句因中使以達禁中神宗閲之遂召用云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也舉進士調新安簿建昌軍司理參軍因客遊西邊時神宗初立韶內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乃上平戎策曰國家欲制西夏當復河湟

河湟復則西夏有腹背之憂自唐乾元以後吐蕃陷河隴至今董氊不能制諸羌而人自為部莫相統一宜以時并有之以絕夏人之右臂凡數千言神宗覽而竒之召問方略以為秦鳳路經略司機宜文字時青唐俞龍珂族大難制而渭源諸羌與夏人誘令附已有司請討且城之韶以為非計遂親帥數騎直抵其帳中招諭之且留宿以示不疑青唐渭源皆遣其族隨韶歸附改保平軍節度推官召對因言渭源成紀閒有曠田萬餘頃

可募人營田及秦鳳諸羌互市之利歳在商賈者不知幾千萬乞置市易以實邊朝廷從之改著作佐郎提舉鳳翔西京節度使兼管營田市易公事蕃僧結吳叱臈康尊新羅結潜迎董容詰武勝軍立文法諜昏夏國有并吞諸羌之意韶諭以禍福招兵豪酋撒四等降之結吳叱臈等至解内罷昏未幾康尊新羅結就擒於吳諸羌多降附者其後結吳叱臈出降俞龍珂率其族十二萬口内附熙寧三年詔奏墾田數知秦州李師中言其

不實奪一官既而還之入對加太子中允祕閣校理五年改古渭砦為通遠軍以韶兼知軍韶上所降蕃部版圖得地二千餘里口二十餘萬以功擢右正言直集賢院加集賢院修撰舉兵城渭源堡破蒙羅角遂城乞神平破抹耳水巴族初賊恃險韶領師至抹邦山踰竹牛嶺壓賊軍而陳下令曰敢有言退者斬使皆下馬少息賊乘高下戰官軍稍却韶麾帳下兵逆擊之賊潰走獲首虜器甲焚其族帳洮西大震會木征度洮來寇餘黨

復集抹邦山詔語諸將曰若官軍至武勝則抹邦山可
一舉而定即趍武勝遇木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
城武勝武勝故武始郡也賜名鎮洮軍復遣將擊破木
征木征走弟結吴延征舉其族二千餘人并大首領李
藺氊等出降陞鎮洮軍為熙州以熙州洮岷州通遠軍
為一路即熙州為帥府進龍圖閣待制知熙州領兵
由香子城討河州木征戰敗棄城遁降羌反圍香子城
而諸羌屯積慶寺以應之韶回軍欲擊諸羌而木征復

入河州韶擊叛羌解香子圍破積慶寺諸羌而還遷樞密直學士韶復遣將度洮略定南山地築回樂砦結河當川二堡韶自領兵破訶訥城固城之又城香子令諸羌人謀伏兵南山斷官軍歸路不利即伏木藏城韶諜知之遣將賜其伏兵投之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木征弟巴氊角盡逐南山諸羌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親銳尾官軍伺擊韶分兵為兩道別遣將其一攻河州而以其一將逆木征所在與戰破走之韶至河州時守

者猶以為木征至已而知其非乃出遂城之詔又至馬練川降瞎吳叱進攻拔宕州通洮山路岷州本令征以城降進軍岷州通熈州路疊州欽令征洮州郭厮敦皆詣軍以城聽命巴氊角亦以其族來附是役也行軍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復州五辟地東西千里斬首三千餘級獲牛羊馬以萬計以功遷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入覲進資政殿學士兼制置涇原秦鳳軍馬粮草賜崇仁坊第一區詔還至興平會知河

州景思立出兵踏白城敗績賊圍河州詔曰賊所以圍
河州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以待我不若以
兵直趍定羌遣將破耳金欺當二族進次寧河分兵討
南山羌賊賊失援驚潰初思立輕敵覆軍賊勢復振而
京師風霾旱災連仍論者欲棄河湟神宗為之旰食數
遣中使戒韶駐熙州持重勿出及是捷聞神宗大喜賜
詔嘉之韶還熙州遣將以兵循西山出踏白後賊黨望
風奔潰斬獲甚衆於是木征請降進觀文殿學士禮部

侍郎七年拜樞密副使以母老丐外任除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洪州以表謝上御史蔡確言其罔慢落職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州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襄敏韶好兵喜殺有方略及罷樞府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之學皆荒浪狂譎之語云九子厚為將有功端徽宗時為顯謨閣待制宷嘗著作東觀後為兵部侍郎以左道誅

厚字處道少從父韶兵閒習羌事以父任為大理評事

後以文易武為禮賓副使佐熙河帥府會吐蕃種落亂其王瞎征隴拶爭國厚與河州守將王贍欲招徠羌人復故地師出塞下邈川諸城瞎征以其屬來降厚次青唐隴拶擁萬騎出迎遂定青唐元符末湟鄯不守厚坐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郴州安置崇寧初復故官自湟鄯棄畔羌多羅巴等迎隴拶之弟曰溪賒羅撒復國朝廷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令還邈川溪賒羅撒之黨謀掩殺之懷德懼奔河南議者謂諸羌連結且生

邊患朝廷方謀鎮輯而大臣有薦厚者賜對命知河州兼經略使厚請擇人以自助遣童貫與皆至乃如京玉關厚請進兵邈川與諸將分部而進於是髙永年為統制官以兵三萬出京玉厚以兵三萬出安鄉多羅巴結連鄯廓兵衆未會使其三子長曰阿令結次廝鐸麻令次阿蒙驅以數萬人據險自守進擊敗之殺阿令結廝鐸麻令阿蒙驅日中流矢而去道遇其父來援告之乃俱遁進至湟州攻三日拔之以功拜威州團練使帥熈

河溪巴温之妻大掌牟率諸部籍土地請降既乃歸之
京師三年厚命高永年以左軍循宗水張誠以右軍出
宗谷厚以中軍出綏遠會于宗哥川溪賒羅撒置陳倚
北山厚以中軍登山攻其背自督强弩迎射之賊大敗
溪賒羅撒以一騎馳去未至鄯州五里偽國主龜茲公
主青宜結牟及大酋李阿温率衆開門降更鄯州曰西
寧州拜武勝軍留後以率制夏人坐逗留降郢州防禦
使初大掌牟之入見也徽宗親撫諭使歸而誘致其子

至是趙懐德遣使約降而猶豫未決厚以書諭之懐德遂送欵復武勝軍留後還朝提舉中太一宫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薛向字師正京兆長安人也以廕為太廟齋郎調永壽簿稍遷監在京榷貨務知鄜州時大水冐城郛州兵廣鋭振武二指揮戍延州營兵閧之詰副總管王興求還興不能決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無存者乃聚謀為盜郡人震恐向遣親吏諭之曰冐法以救父母妻子人之

情也而不聽汝歸者武帥不知變之過也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吾當貸汝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皆泣謝境内乃安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備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虚費三百萬緡入豪商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貫革去虚加之弊矣雖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漕䴵粟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貫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以

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是置糴便糧草司以任向又以為提點河北刑獄兼糴便事入為開封府判官三司度支判官陝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又以向提舉買馬監牧向吏事精敏所至以辦治聞永昭復土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而三司不能備議者請移陝西緣邊入中於永安縣向陳五不可遂以其數獻坐嘗夜至靈寶縣向先驅入驛與應靈縣令崔令孫爭舍驚廹令孫至死降知汝州頃之復以

為陝西轉運副使向使陝西八年其課最為緡千三百四十餘萬市鹽於官為斤三千三百一十餘萬市馬於邊為匹四萬五千歛糴芻糧為石束五千二百二十餘萬而奉昭厚二陵給賜予剌兵民別費錢粮又百萬种諤取綏州向與諤不俟命以所部兵出塞城綏州議者以諤擅發兵當誅諤貶隋州向亦貶知絳州再貶信州移鳳翔府又改潞州王安石執政以向為江淮等路發運使領均輸之職運舟兵工交利侵盜貿易甚則託風

水沈舟以滅迹歲不下減二十萬斛向始募客舟以官
舟運費寡而物良而舊弊悉去兼領廣南福建坑冶市
易拜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王韶開洮
河費不貲向悉力營辦遷龍圖閣直學士以樞密直學
士給事中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入見論兵于上前遂拜
同知樞密院事向知民不便蓄馬令議欲改諫官舒亶
劾奏向論事反覆無大臣體罷知潁州改隋州卒年六
十六向為吏有心計其商略財利無遺筭然亦多病民

也有子嗣昌徽宗時為尚書

臣稱曰蔡挺以邊臣用王韶以熈河薛向以財利進夫殺人之禍莫大于用兵而聚斂之禍與殺人等烏虖嫁怨於上以為身謀而謂我能為辟土地充府庫也是亦不志於仁而已

東都事略卷八十二

東都事略卷八十三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六十六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真州推官曾公亮薦為集賢校勘熙寧二年王安石領制置三司條例司以惠卿為檢詳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説書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發之時議學校貢舉惠卿

乞選通經術曉政事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舉有學術行藝者為教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舉法俱以次推行於是王安石乞罷制舉馮京曰漢唐以來豪傑多此塗出不可廢惠卿謂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一應此科或為終身之累制科遂罷兼判司農寺父喪服除授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知制誥七年為翰林學士時王安石因久旱去位以執政薦惠卿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惠卿既執政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
茍可以陷安石者無所不為八年神宗復召安石為相
惠卿不自安會惠卿弟升卿考試國子監而惠卿妻弟
方通在高等為御史蔡承禧所奏既而中丞鄧綰言惠
卿崇立私黨阿蔽所親強借富民錢置田產遂罷政事
知陳州惠卿訟安石用綰誣辭而見黜因謂安石盡弃
舊學而隆尚從衡之末數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姦移
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平日

闊望掃地盡矣謀身如此以之謀國豈有遠圖陛下平時以何如人遇安石而安石亦以何等人自任而乃失志倒行而逆施一至是哉十年除資政殿學士知延州加資政殿大學士知太原府神宗諭惠卿令總四路守備惠卿上疏言陝西之師非惟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為今之計要在大為形勢神宗曰如惠卿之言陝西可弃也豈宜委以邊事遂落職知單州元豐六年復資政殿學士知定州移太原哲宗即位復資政殿大學士移

知揚州引疾提舉崇福宫時諫官蘇轍疏其姦以為惠
卿辨詐姦凶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用之心腹惠
卿指摘教導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出其手又建手實
簿法尺椽寸土撿括無遺雞豚狗彘抄劄殆遍小民怨
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
一户上下搔動不安其生旋又興起大獄以脅士人力
陳邊事以中上意永樂之敗大将徐禧本惠卿自布衣
保薦擢任終始協議遂付邊政敗聲始聞震動宸極循致

不豫初實由此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為一更相汲引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有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閡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此犬彘之

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伏乞陛下斷自聖意將惠卿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初哲宗立首發安邊之詔惠卿時帥太原乃違命遣將出兵西界至是御史中丞劉摯亦論其罪以為惠卿勞師動衆以造釁夷狄其罪猶未足論而其公違詔敕擅發師旅實無人臣之禮則其罪不可以不治謹按惠卿遭遇暴起初不以道幸嘗備位執政不深惟大義報國乃欲徼非常之功圖再進用且邊竟本自無事又陛下新即寶位未遑用武故上循

祖宗故事加惠邊垂所以休息軍民慰安夷夏至恩盛
德孰不忻戴而惠卿以前兩府居帥守之任所宜將順
上意以安人情乃敢以貪功幸進之志為此亂階夫違
廢詔敕虧臣子之道其罪一也當陛下諒陰之中謀動
干戈其罪二也受神宗遺詔未逾月而忘哀慼之情兾
幸功賞其罪三也致新天子命令失信於四夷其罪四
也開邊方之隙至今儆備未得安靜其罪五也夫惠卿
天下知其為姦人也方命擅兵天下之大惡也以天下

之姦人行天下之大惡臣恐防微杜漸朝廷不當涵養而不問也請以臣章付外施行以為姦臣叛命之戒責授光禄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尋又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移宣州復中散大夫提舉崇福宫紹聖初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尋復大學士知延安府夏人舉國犯塞惠卿修築米脂等砦會破夏羌于大沙堆拜保寧軍節度使惠卿與章惇外相善惇以凡事惠卿而心實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帥延安累年止於

建節惇既貶謫元祐臣僚惠卿聞之笑曰章子厚得合死罪人輒放之其凶險如此徙鎮武勝移知杭州復為觀文殿學士崇寧初拜武昌軍節度使知太原府以右銀青光禄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起知揚青杭三州妖人張懐素誅不軌惠卿子淵見懐素道妖言不以告懐素既誅淵配沙門島惠卿坐責祁州團練副使宣州安置移鄂州廬州復資政殿學士提舉明道宮又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未幾致仕卒年八十贈開府儀同

三司有文集一百卷莊子解十卷

張璪字邃明洎之孫也舉進士為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熈寧間為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累擢三司副使遷右正言知制誥翰林學士遷承旨璪建言天地合祭議者不一竊謂陽生於十一月陰生於五月以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夏至日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此萬世之不可易也謂宜即郊祀之歲於夏至之日盛禮容具樂舞遣冢宰攝事

雖未能當於禮庶幾先王之遺意猶有存者自是南郊北郊之議興焉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改中書侍郎哲宗立宣仁后聽政璪為諫官蘇轍王覿論其邪佞轍又上疏曰臣竊惟璪性極巧佞遇事圓轉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任被以卵翼之恩熈寧變法皆璪等所共成就今二聖在上因民所欲降黜群邪變革衆弊清淨之風日月滋長獨璪仍在重位與聞大政不唯正人所共側目而璪之私黨亦自不安但以同列無傾邪之

助臺諫有彈擊之請是以且自歛戢未敢為非度其中心未嘗一日無窺伺之邪謀忘王呂之故黨也於是遂罷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歷定州大名府揚州加大學士元祐末卒璪初名琥更為璪云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也舉進士為蘇州推官英宗以水災下詔求直言宗孟以臣陰象婦女陰類兵陰物閹宦陰之餘姦臣陰之極佞邪陰之本四夷中國之陰雨潦之變殆為是七者上疏以為陛下左右所與圖

事幃幄中二三貴人皆先帝所擇以遺陛下者也保全寵愛使不近權而專威福乃所以安顧命元老矣二年來既借之權又使之專陛下之事陛下但拱手宴息於宮中無所可否臣亢而王豫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陛下掖庭永巷多先帝時嬪御所給事而幽閉者誠不勝算以少言之宜不減數千百人是端闈之內宸極之次日夜常有數千百怨曠矣沴氣安得而不作也藝祖時後宮止二百八十人嘗因霖雨去者五十

太宗時宫中不過三百人猶患其多陛下後庭安用數千百哉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宦官出入宫禁權均人主兩朝來尤為太甚榮辱出其語言公卿重足一迹道路不敢以目邪柔之夫附之以進先朝顯人為國家執政柄者多由其門以久富貴陛下踐極之日稍抑奪其氣又謫其渠魁而老黠者數人其心慊慊不足觖言望語無所不出以數十年猖狂自恣而一日為陛下所軋懷忿忍怨安知其不為黨姦助惡之計此

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鷙敵視於北貪戎覬於西常欲虵豕吾民而并吞中國者葢積有年姦雄之人草伏而廬處四立而環顧但未有以發之下紓上急恐北方將破盟西夏將慢命姦雄之人將傳檄而起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爲害也驕兵滿天下而勁悍無賴者尤聚於京師與河北動有所欲徜徉睥睨視其上之人如仇讎平時無事竭天下之財耗天下之穀粟以飼養之可謂衣豐而食足矣三歲一郊賚賜時一特

支舉一非常之禮又隨而賜予猶未厭其心也過萌無
恥之求一旦不如所懷羣行而譟呼色怒而詆訕前世
當治安之時莫不皆有可驚之事惟其不以為憂故至
於無可奈何今國家之憂正在驕兵惟陛下深憂而熟
計遠覽而獨斷使不至於無可奈何以定萬世之業祖
宗之望也曩者其謀屢發近日其志轉憤但含蓄而未
動耳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佞邪之人語
言便嬛易以惑亂主聽自邇以來二數人得進見左右

者是皆何人因縁攀附遂屢召而數進四方不知以謂
陛下寵私昵忘公道矣陛下尚不知遠之乃屢召而數
見此陰氣所以盛而雨潦所以為害也陛下欲御大臣
在攬威福而制其自專欲洗怨曠在省其職局而去其
無用欲清閽寺在裁損其數而正其洒掃欲御夷狄在
先求賢將而大為儲蓄欲消姦雄在愛養良民而務行
寛厚之政欲懲驕兵在奮威刑罷姑息而裁省冗濫之
卒欲杜佞邪在舍私昵廓至公而御百辟陛下弭灾而

塞變莫急於此七者既又地震宗孟復上疏益指斥大
臣宮禁及宦官除館閣校勘熙寧中為集賢校理同修
起居注直舍人院擢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為翰林
學士兼侍讀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
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也元豐五年除尚書左丞
嘗與神宗論及人材宗孟曰方今人材難得司馬光以
朋黨壞之者半矣神宗曰卿乃不取司馬光邪蓋不以
宗孟之言為然也六年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出知汝

州踰年加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元祐初改杭州移鄆州鄆素多盜宗孟痛加誅鉏盜為之衰盜固衰矣而所戮不可勝計也於是御史劾宗孟治鄆慘酷坐落職知虢州詔曰女不以龔遂為心朕獨不愧孝宣之用人乎明年復職知河中府移帥永興又移北都以疾求河中既至而卒年六十六宗孟趣尚嚴整性侈汰燕飲無度為時議所貶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

東都事略卷八十三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宋 王稱 撰

列傳六十七

郝質汾州介休人也少從軍挽強為軍中第一以邊功稍遷至內殿承制王則反于貝州文彥博以質為城西面鈐轄河上舊有亭甚壯麗彥博慮為賊所焚遣使臣蔺干守之質使干往鄰砦度戰具干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干質曰亭焚罪在質願斬質而貸干彥博壯而釋之

質由是知名以功遷六宅使韓琦鎮河東以質為并代路鈐轄遷副總管入為殿前都虞候累遷眉州防禦使宿州觀察使馬軍副都指揮使除武昌軍留後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安德軍節度使神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安武卒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武莊質篤於信義厚於故舊自為小官不磨勘始質與朝士董熙善熙男質女方娠約為昏姻後數年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以女歸董氏時人稱之

貫逵真定槀城人也少為軍卒隸拱聖軍選殿前副都知環州駐泊都監儂智高反狄青薦為全州駐泊都監師戰于歸仁鋪既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死逵為先鋒受命擊賊大敗之青拊逵背曰君之功也賊既棄城青使逵入括公私遺物逵固辭是時將校以搜城故多攈取重貨獨逵無所犯遷西染院使嘉州刺史主管麟府路軍馬逵善射射必中的屢破賊擢涇原路總管為步軍馬軍都虞候鄜延路副都總管轉

利州觀察使領步軍都指揮使復為鄜延路副都總管神宗即位拜昭信軍留後兼鄜延帥种諤取綏州逵謂諤止是僥倖功績不念蕃後肝腦塗地謂宜安邊息民不可專信匪人妄興邊事左授利州觀察使尋復故官後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逵嘗請三代贈官神宗曰逵武人也能有念親之志雖不逮郊禮可特許之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武恪

楊遂開封人也少善騎射應募軍中王則反于貝州遂

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授神衛指揮使從狄青為先鋒至歸仁鋪與儂智高遇遂數挑戰身被數創手殺數十人士卒乘之賊衆奔潰遷萬勝軍都指揮使累遷登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神宗時拜寧遠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五贈侍中謚曰壯敏遂頗尚氣節初在貝州穴城時為賊所傷有同入軍卒劉順者救之遂得免及遂貴而順已死乃訪其家視撫其妻孥甚有恩意至故人妻子貧不能自存者遂亦收養之為世所

稱焉

盧政太原文水人也以神衛都頭數與夏人戰有功授供奉官稍遷内殿承制為洺州都監儂智高反為廣南西路鈐轄亦有功累擢步軍都虞候昌州防禦使黔州觀察使入為馬軍殿前都虞候改真定路總管熈寧中初建將官以政兼領第十一將又徙太原定州路遷步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政起軍伍數有功進領軍政會郝質賈逵楊遂相繼卒

故驟典禁衛年七十餘矣而氣皃不衰侍立殿下更數時無惰容扈從輦前猶能上馬踴躍前導觀者壯之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也善騎射以材武選隸親衛自内殿崇班為延州巡檢戍懷寧砦羌人以三萬騎薄城達以所部五百人破之擢鄜延路兵馬都監數率師深入以挑敵謀凡九戰以功遷秦鳳路副總管河州景思立陷於踏白城達討山後諸羌斬首四千級還至訶諾城

木征遂降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逵之討交趾也以逵為行軍總管入廣源州降其將劉應紀以其地為順州應紀初欲降猶豫未決逵移檄諸洞聲言應紀數以狀自言已決計歸我矣約三日出降應紀聞知即如期而来師次富良江交趾戰艦四百餘於南岸欲戰不得逵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果來擊之大敗遂請降以功遷滎州防禦使為馬軍副都指揮使神宗閱武騎患未精逵請躬自

廵教悉精鋭既又采諸葛亮李靖意成五陳法授之以教戰士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拜武康軍節度使哲宗即位遷殿前都指揮使徙鎮武信卒年五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平時手不釋卷神宗嘗問達用兵當何先達曰莫如愛神宗曰愛克厥威可乎達曰威非不用也要以愛為先神宗稱之

苗授字受之上黨人也以父任為三班奉職稍遷供備庫副使王韶之復鎮洮也授以兵從韶為先鋒破香子

城拔河州賊退圍香子以迎歸師乃以五百騎屬援夜
馳往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居數月又破賊牛精谷遂
取珂器城城之賜號定羌又城香子號寧居砦始盡得
河湟故地賊復圍河州援往救之以功遷榮州刺史知
河州從燕達復取銀川踏白城木征降俘于京師以功
遷引進使為涇原路鈐轄知鎮戎軍歷秦鳳涇原熙河
路總管又副李憲中軍總管擊生羌露骨山斬首萬級
於是吐蕃來附者十萬八千餘帳威震諸羌乃諭董氈

使修貢董氊皇恐聽命徙知雄州又徙熙州王師討西夏授與李憲出古渭路取定西城遂城蘭州次女遮谷遇賊數萬授前瀾後山而陳逆戰賊退伏對壘交射中夜賊遁踰天都山焚南牟賊巢屯没煙會師行凡百日轉戰千里累遷容州觀察使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進威武軍留後元祐初拜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徙鎮保康知潞州再除殿前副都指揮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敏授平居侃侃若儒者至遇事則持

議不茍合云子履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也父賀内殿承制戰没于定川朝廷以昌祚為右班殿直主威遠砦青唐聚兵鹽井帥遣昌祚詰之酋曰聞漢欲得我鹽井昌祚曰中國之大乃與爾爭鹽井乎遂與其酋俱來見稍遷通事舍人夏人以百餘騎寇劉溝堡昌祚出援夏人伏萬騎黑山外偽遁昌祚卒遇之戰不解夏人鋭甚大酋突而前昌祚抽矢一發殪之賊遁去自西事以來寡以抗衆未有如

昌祚者遷六宅使從王中正擊茂州羌又從李憲討後山常陽等族以功遷西上閤門使知河州王師討西夏昌祚率涇原蕃漢兵五萬出塞詔涇原聽高遵裕節制仍令環慶與涇原合兵擇利而進夏人悉力抗涇原而環慶師不至昌祚兵獨出葫盧河川次磨啢隘賊扼險不可進昌祚先登陷陳賊小却官軍乘之遂取其積粟乘勝趍靈州師次城下時環慶軍猶未至昌祚先鋒奪門幾入矣遵裕忌其成功使人持檄至曰已遣將招降

可勿攻昌祚遂按甲翌日環慶軍次南州平距城三十里遇賊接戰昌祚以數十騎赴之未至而賊已退遂見遵裕昌祚曰比欲攻城以幕府在後前日磨哆之戰餘衆退保東關若乘我師之銳先擊外援破之城必下遵裕怒甚曰吾夜以萬人負土囊積壘下遲明城可得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以灌我師軍遂潰昌祚降皇城使尋知鎮戎軍以昌州刺史為鄜延經略安撫使鄜延自義合至德靖砦綿亘七百里堡砦五

十餘疎密不齊烽燧不相應昌祚立為定式凡耕墾訓練戰守屯戍度強弱分地望圖山川形勢上之夏人寇蘭州昌祚遣姚兕趨宥州王愍趨納乞會拒之夏人又寇塞門安安遠砦復遣米斌拒之除雄州團練使元祐初移師涇原遷異州觀察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朝廷議以四砦歸夏人昌祚力陳不可以謂夷狄之情棄前恩而欲無饜夏人素與西蕃不叶今解仇結好往来不已其志豈淺也哉異日請蘭州亦將許之乎拜武康

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毅肅昌祚氣質雄深外嚴内寛射箭出百步之外敵以為神畏之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也父鈞監鎮戎三司兵馬好水之役死於敵朝廷以舜卿為供奉官累至左藏庫副使神宗慨然有經略夷狄之志近臣有以舜卿名聞者且曰此將帥才也神宗命總京東九郡將兵訓之嘗以所部一軍閲於内殿神宗曰坐作有度其可用也爾無忘

爾父之雠惟忠與孝勉之哉舜卿再拜泣謝以為閤門
通事舍人會環慶有警詔率永興奉天之師赴之舜卿
至闗中奏曰師方戍還未及弛負又督以上道人情囂
然且霖潦道阻未必及事虞有他變不可請獨以身往
從之馳至慶而賊去累日矣徙知原州以功遷皇城副
使知代州徙雄州始至有告以廵馬大至請甲以俟舜
卿不為變卒無事敵妄捕繫州民檄取不聽會有使者
至因捕其徒從一人取償待釋乃遣敵遣諜盜西城門

鏷舜卿密令移去舊鏷而代之數日敵以鏷來歸舜卿曰吾未嘗亡鏷也引視納之不能受敵慙去諜者遂得罪在雄六年恩信稍洽遷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再遷四方館使元祐初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盡召十二監軍馬結連西羌欲大舉以寇邊羌酋鬼章青宜結遂巴氊角駐常家山大城洮州收聚老弱輜重屬兵秣馬以待師期諜者以告諸將請乘其未集討之舜卿召將佐講議出兵方略大將姚兕种

誼請分兵兩路急裝輕齎並洮水而進兕部洮西領武
勝正兵合河州熟户擣講珠城脅取六道通宗部族遣
人走間道焚河橋以絶西援誼部洮東以岷州蕃將包
順為前鋒由哥龍谷會通遠蕃兵宵濟邦金川邀明至
洮州城下版築未收一鼓破之擒鬼章以獻并獲首領
五人斬馘數千牛羊器械以萬計遷馬步軍都指揮使
徐州觀察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以疾卒年六十
一贈泰國軍節度使謚曰毅敏舜卿知書通曉吏事謹

守文法善料敵為時名將云

東都事略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八十五至九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東都事略卷八十五　　宋　王稱　撰

列傳六十八

王廣淵字才叔魏郡人也舉進士第宋城簿大理寺法直官編排中書五房文字盡得祖宗御筆類成千餘卷仁宗嘉祐之進知舒州留不行英宗在藩邸廣淵因獻其所爲文章英宗愛其才及即位除直集賢院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

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使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爲羣牧判官遷三司户部判官吏直龍圖閣兼侍讀英宗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英宗自爲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間矣神宗即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將之奇復言廣淵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齊州改京東路轉運使徙河

東擢寶文閣待制知慶州韓絳宣撫陜西欲興師深入夏境檄慶州出兵方授甲士卒刦庫兵撤民室廬縱火廣淵亟召五營屯禦之其首吳達領衆二千斬關以逃廣淵遣姚兕林廣追擊之柔遠三都戍卒聞難欲應賊不果廣淵陽勞之遣歸舊戍潛戒蕃將趙餘慶以步兵五千閒道襲擊盡戮之兕廣追亡至石門山降其衆亂兵事聞徙廣淵永興軍行至奉天而事已平廣淵坐奪兩官復還慶州後二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卒年

六十贈右諫議大夫詔曰廣淵先帝所親厚不幸云殁今獨其弟臨其子得君仕宦稍著其議旌録之於是臨自皇城使爲兵部郎中直昭文館知齊州賜得君同進士出身

王陶字樂道京兆萬年人也爲人爽邁眉宇韶秀美書翰博學能文舉進士甲科編校史館書籍除監察御史裏行時狄青罷右府爲使相陶曰此亂階也請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使相陳升之爲樞密副使陶與趙

扑唐介交章論奏不報遂出知衛州明年復以諫官召
時英宗知宗正寺逾年不就職陶上疏曰自至和中聖
體不豫之後天下之人日望上穹眷祐降生聖嗣内以
承九廟祀享之重外以安四海億兆之心天既莫期未
如民志而内外小大之臣抗疏交章引古今陳災異請
早建儲嗣者動以百數陛下納諫從善親發德音擇宗
子之賢者使知宗正寺上以寅奉天心而俟與子之祥
次以尊崇宗廟而修主鬯之職下以順悦人情而示强

宗之本今宗正之命既出乃聞過爲辭避良由宮中嬪
御宮臣宦者有姑息之言陛下因而微惑使其畏避不
敢前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
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若然則自今遠近中外
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閒隙矣臣職爲諫官儻又不言則
誰爲陛下言者既而韓琦歐陽脩亦皆力陳其事仁宗
遂立英宗爲皇子英宗猶稱疾陶言君父召豈容遷延
蓋所遣使備禮致命不副聖意乞重行降責由是英宗

入居慶寧宫英宗即位進右司諫直史館修起居注皇子初王淮陽後王潁陶皆爲翊善擢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召爲太子詹事神宗即位進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神宗問以政事陶請謹聽納明功罪斥佞人任正士復轉對以通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勢以汰冗兵神宗然之時以司馬光吕公著爲翰林學士神宗以問陶陶曰陛下得人矣初陶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

用至是神宗頗不悅大臣之專陶乃彈奏宰相不押常參班至謂琦爲跋扈琦等待罪神宗以陶章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黄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神宗爲之動而陶連奏不已乃以爲翰林學士吳奎執詔不肯下遂以陶爲樞密直學士知陳州改許州入爲三司使拜翰林學士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論其反覆不可近陶亦固稱足疾以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改河南府移汝州請老判南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知陳

許二州徙河南府神宗以陶潘邸之舊拜觀文殿學士知汝州道病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文恪有文集二十七卷

臣稱曰韓絳言富弼誣以不軌王陶論韓琦亦以為跋扈何其言之過哉自古賢君莫不導臣下以言言而有益天下之幸也言而非所宜言是豈朝廷之福哉以弼之賢琦之忠處宥密輔弼之地則百僚師師六服承德詎可肆為敢言而撼搖之原二子之用心非所謂是非

之公也蓋出於愛憎之私爾烏虖昭明好惡以訓迪在
位此人主之職也宜乎二子之見黜也

陳薦字彦升邢州沙河人也舉進士調華陽尉韓琦帥
定武舉爲屬又用琦薦爲祕閣校理神宗爲潁王薦爲
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神宗爲皇太子擢右諭德拜
天章閣待制河北水災爲安撫使還知制誥兼知諫院
薛向首謀取橫山而功不成薦引王恢事請正向罪權
開封府踰月拜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

疆水官按視議恩冀深瀛之間築生隄三百六十里役丁夫八萬三千工一月薦言河未能爲四州患願以歲月圖之入判吏部銓與議學校貢舉法請做漢率口察孝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錢顗相繼罷言職薦用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今以言而逐之是自蔽其耳目也權知御史臺言李定不持所生喪豈可以爲御史數日罷臺事以太常議襲封中書以爲不當坐降一官見秦王世家改羣牧使知開封府出

知蔡州以疾請提舉崇福宫又知青州北京留司御史臺遷寳文閣學士提舉醴泉觀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神宗以東宫舊僚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未幾復請崇福宫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淡無聲色之好韓琦常謂人曰康於進而勇於退嫌疑間豪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彦升者蓋無幾而司馬光亦服薦之質直云

孫永字曼叔趙郡人也祖冲集賢院學士永年十歲而

孤以沖蔭奏爲將作簿舉進士調襄城尉宜城令治平三年潁王出閤永以選爲侍讀明年建儲爲太子舍人神宗即位爲天章閣待制歷河北陝西都轉運使時以邊用不足以解鹽市馬別爲一司外臺不得與永奏曰鹽馬國之大計使主者專其柄既無以統隸苟爲非法孰從而制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以築保失守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久之復以舊職知瀛州河決貝州瀛莫諸州尤被患而民租以災傷倚閣者督斂如故永

具以聞詔從其請仍命發廩粟以賑之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河捕魚巡檢趙用擅引兵北渡焚其帳族故敵侵略境上神宗遣中使密訪虛實因奏南北通好久但緣趙用起釁若罪之則無事矣用既繫獄永遣邊吏諭敵敵乃引歸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城都市賈收錢以免直名免行錢神宗慮立法未盡詔韓維及永究實利害而御史張琥言維與永定奪不當永罷降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會赦復舊職知太原府以將作監召還

遷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起知陳州徙潁昌府哲宗
即位召拜工部尚書會議役法永以差役爲是除吏部
尚書明年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
而卒年六十八謚康簡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也中進士爲浦城簿後用富
弼薦祕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時譯經僧法護遺奏度十
僧趙槩奏列子廟乞三年度一道士襄皆執奏不行出
知常州爲開封府推官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

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爲政行青苗法襄上書言巳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爲然臣觀制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爲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爲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爲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輪萬里內無強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爲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爲均輸舉貸之事臣

竊爲陛下惜之又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召還范純仁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待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赦文有奉祠紫宮以爲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遷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學行與陳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爲講解好薦達人材喜愠不形于色爲政多慕古人所爲然或

透潤頗不爲人所服云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也年十九舉進士調秀州司户參軍於潛令包拯歐陽脩舉洙賢良方正洙上策論五十篇善言祖宗事指切治體推往較今分辨得失抑揚條鬯讀之令人感動歎息韓琦見而竒之曰今之賈誼也編校祕閣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治平末京師大雨水詔求直言洙上疏言時政七事要務十五事多可施行者爲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兼直舍人院乞增置諫

官以廣言路王安石以論青苗事多逐諫官御史洙鬱鬱不能有所言懇求補外得知海州入為同修起居注知制誥直學士院神宗稱其學術行誼有聞於時博習墳史多識典故以為翰林學士且大用矣逾月而卒年四十九洙博學多智進退整暇道古今事有條理漢魏以來書記其文可道者皆成誦云

東都事略卷八十五